

# 无奇中石：一生只做“教书匠”

◇本刊特约记者 雷玲

他一生从教，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后。

他的书法是艺术界的传奇。他曾师从书法家吴玉如先生、哲学家金岳霖先生、画家齐白石先生、京剧艺术家奚啸伯先生，各大领域成就卓著，却自戏：一生“少无大志、见异思迁、不务‘正’业、无‘家’可归”。

他将捐赠的奖学金定名为“春晖奖学金”，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。

他在汶川地震发生后，第一时间带头筹集善款捐献灾区。

他耄耋之年依然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。

他，就是平生最愿意称自己是一名“教书匠”的欧阳中石先生。

## 教师要教会学生“打圆心”

中石先生这一辈子，注定与教书结缘。“我之所以叫自己‘教书匠’，就是我以教书为我的生活。我没有一个年级落下了，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后。”2008年7月13日，一个细雨纷飞的上午，先生在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家中墨香浓郁的书房里，向记者慢慢回忆自己近60年的从教往事——

1948年中学毕业后，中石先生在济南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一年级教师。1951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攻读逻辑学。1954年9月，他被分配到北京市通县师范学校任教。其后，他又在通县二中、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任教。28年间，他相继教过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美术、化学，甚至还教过体育。

一个逻辑学高才生，却在中小学辗转各学科任教，在当时本是应对师资短缺的无奈之举，但中石先生认为这些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他说：“这让我对每个阶段的教学都有丰富而深刻的感受，有利于总结教学经验和把握教学规律。”

“我不大主张‘用功’。我主张学生在研究学习方法上多动脑筋，用一点的‘功’夺取更多的收获。有人说这是投机取巧，但我认为，学习就是要‘取巧’，掌握要领就可以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取得更大的收

获。”在教学中，先生特别注重把握教学规律，让学生“学少而得多”。

这种施教体会来自中石先生少年时一段学习经历。上初二时，家长让他向一位80多岁的武岩法师学习书法。这位老师要求写字必须在他那里写，而且必须从他那里买宣纸写，5元钱一张，而当时一袋面粉才值2元钱。由于嫌纸太贵，每次年少的中石都不敢轻易下笔，脑子里反复琢磨字体结构和老师的起笔、行笔和收笔，直到烂熟于心才下笔，结果提高得很快。

后来，中石先生才知道，武岩法师是利用他嫌纸太贵的心理，调动他用心钻研字帖，强调写字要少而精。所收的宣纸钱，都退还给他家里了。

这段特殊的学习经历形成了中石先生后来教学中的“打圆心”论。他认为，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，都应该围绕会与不会，而不是知与不知。“什么事物都有个‘圆心’，教师应该教会学生‘打圆心’，就是要学会抓住事物的核心和要害。”先生解释。

在一七一中学工作时，中石先生对语文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。他编写教材并设计教学方案，最后参与实验的初中毕业生参加语文学科高考，总平均分竟比高中毕业生高出6分！这在当时引起轰动，被誉为“中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最高成果”。

中石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将语文教学分为“六法”：字法、词法、句法、修辞法、章法、思维法。“六法”以字法为基础，而思维法主要讲逻辑知识。他教的学生有个特点，擅长做能力发挥型的题目。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，先生的这些教改思想颇值得研究。

如今，80岁高龄的中石先生仍然对研究教学有着极大兴趣，仍然坚持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。他说：“我将80年人生浓缩的经验告诉给二三十岁的人，使他们不必自己摸索而直接运用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## 教书更要育人

半个多世纪的教书生涯中，中石先生始终把“教人以德”放在第一位。在他看来，德是取得成绩的基

础，德是使人成长的关键。

中石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：“德”是人类社会为了更好地生存，更好地发展，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约定的一切思想原则理念。这些原则理念必须人人遵守，不得有任何偏离，稍加逾越都会违反大家的利益。

2005年教师节前夕，中石先生在北京市“师德论坛”的演讲中建议：组织一个班子，把师德这个概念的涵义细致地理一理，作为青年教师必修的一门主课。他认为，把“师德”明朗化，即用书面形式表达，是非常必要的。他建议，制定的原则最好是规定出师德的主体思想，不宜太具体，简单而朗朗上口、易于熟记最佳。

中石先生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：他在山东泰安老家上小学五年级时，国文先生叫李介卿，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。但李先生在特定历史时期讲的一句话，让年幼的中石永远记住了他。一天，学生们得到通知，停课到机场路边去迎接要人。李老师当时却告诉学生们：“什么要人，不就是一个汉奸！”中石先生说：“他的民族正义感和是非观让我崇敬了一辈子。我的老师为人师表的风范、崇高的育人精神，以及他们的教学方法，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可贵的。”事实上，多年来他也如同他的老师一样，身体力行地成为了师德表率。

“师德一定要有所约束。”中石先生再次强调，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下，“德”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断层。“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教师对‘师德’的理解是一种，青年教师们则是另外一种。而且，随着发展，断层会不断拉大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学校的德育建设好了，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，国家自然就有了德质良好的公民，所以——‘德有着本原的价值’。构建师德体系，一定要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。”

### 教书法是为了文化兴教

在中国文化界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欧阳中石这个名字。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博士后导师的他，以一手漂亮的书法被公认为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和书法大家。

1981年，先生调入首都师范大学，由中小学教育转入高等教育。1985年，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书法大专班，正式开启了中国书法文化高等教育的历史。以后，他又在学校相继开设了书法文化教育本科和硕士课程，建立博士点和博士后教学点，使中国书法文化高等教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。

中石先生告诉记者：“我研究的这门课是书法文化，而不是单纯的写字。如果光教写字的话，这是小学

课程。为什么在高校还要搞到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？因为汉语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，汉字是在这个结晶的基础上构成的串珠。书法是要把这一串珠外面再加上一个光环——我认为它的价值是这样。书法文化把中华的许许多多的学问融合到一块，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这是个切入点。书法文化课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。”

这是中石先生多年的宿愿：把中华文化放到书法这个载体上，通过教给学生书法而更好地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。

数年前，中石先生曾写过一幅作品：“作字行文，文以载道。以书焕采，赋以生机。”如今，他将“赋以生机”4个字换成了“切时如需”。“这段话改了很多次了”，他说，“我认为还是‘切时如需’更精当。”这正是他对书法文化学科的要求。

中石先生认为，书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反映时代的需求，才能对今天的社会有所裨益。为此他要求自己、也鼓励学生广涉博学，努力将书法专业办成综合性、跨学科的新型专业体系。给博士生上课时，他会不经意地给他们讲起中学的化学课——“提纯和结晶是做一切学问必经的过程！”

也许是从事多年，总与学生打交道的缘故，中石先生的心态很年轻。“我教授的课程很丰富，我非常喜欢，因此，心态也和儿童一样，很天真。”先生的顽皮是出了名的，学生给他的评价是——“好玩儿”。

中石先生的顽皮源于敏锐的才思，更源于天真的心。他对很多事物有着有趣而又独到的看法。一次，他参加母校北京大学的一个会议，有人讲到丑石，认为“丑石丑到极致就是美石”。他不同意这种观点：“丑就是丑，美就是美，丑到极致就是极丑！”

之后，中石先生开始给“中石”扬名：“不奇不丑只平常，腆脸其中已勉强，但乞娲皇原谅我，只求随后望尘香。”多年来，追求“无奇”之奇，更是成为他的人生境界。

中石先生曾作一首“自况自可吟”小诗：“普普通通一教师，平平淡淡的无奇，无奇不意非无意，正是无奇正是奇。”“这是我对自己的认定。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。‘的无奇’是的确没有什么特点；‘不意’是没想到；‘正是无奇正是奇’，这种没有特点本身就是特点。”

一首小诗，中石先生谦逊豁达、睿智博学的大家风范跃然纸上！■

[责任编辑：王成]